

父亲节那天午后,有几位朋友发祝福给我。他们也都是为人父亲者,“父亲”给“父亲”发祝福,这事特有意思。有一幅略显创意的图片,上面写着:“他用宽阔的胸怀筑起爱的港湾/他用坚实的臂膀扛起起家的责任/今天父亲节/祝愿/快乐多一点烦恼少一点……”

诗化的赞美,庄重的勉励!一个“爱”字,一个“家”字;先爱,后有家。在这个午后读来,倒觉得更像是在揭示父亲的意义。

我们仨坐在午后的时光里。我很自然地想着我的父亲。我对儿子说,我们一起听听爷爷的声音,好不好?他有些意外,稍稍停,说好的。

是25年前的一段录音。儿子吐出的字,大都单音节,他与爷爷的对话里,一遍遍说着“修”。玩具汽车摔坏了,他觉得爷爷能帮他。录音中有轻轻叩击的声响,应是孩子用拍打来代表他的小愿望。儿子说话声音里那让人忍不住要咬他一口、扭他一把的奶声气,与父亲回应着“修、修、修”的欢快、耐烦,迅速化作了“音配像”;遥远的天伦场景,回到我的眼前。

才过周岁的孩子,怎么懂得东西坏了要说“修”?答案在父亲那里。父亲在他白透了头发之后,离开了

世界。这一段只有一个“修”字,长度15分钟的往日时光,却在今时延展了祖孙情感之外的更多想象和意蕴。

听录音的儿子安静地坐在那,我与爱人也安静地坐在那。父亲为他的孩子的孩子修理玩具的那份专注,绝对有范,非常上镜,那时拍下来照片没有?想不起来了。能想起来的,是父亲不止懂得修玩具。为人之父以后,我渐渐从往事中体会

父亲的基本功

严国庆

当年国家有色金属系统“奉献地质工作30年荣誉证书”获得者。“人要懂得常学常修”,是他留给我的身教言传。

过生活,不也是修生活吗?住低处说,东西坏了要修,身体坏了要修,感情坏了也要修。高处着眼,修饰以求完美,修补以使复合,修正以助清明,修建以成事物,修学以长才能,修身以积厚德。

时间总是执着。时间中人以及与人相关的许多事物会渐渐地变,渐渐地被风雨剥蚀损伤。懂得修、接受修、敬重修——修己、修身、修正……是不是一个男人、一个父亲的基本功呢?

父亲对于我的意义,总让我渐渐地明白一些什么。

有些古语虽好,引用的遍数多了,便心生倦意。有的学生作文,言必称“古人云”,似乎离开古人的话就难以成文。这时,还不如依据古意,拓展思维,写出有新意的语句来。

田家英为毛主席起草八大开幕词,有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一语。这是他的得意之笔,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,说“这是个年轻秀才写的,此人是田家英。”此句对称,朗朗上口,和古人说的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一样,成为不朽的格言。如果他只是引用那句被人多次引用过的古语,则绝无此效果。在写作课上,我举了此例,告诉大家有时不妨用另一方法引用古语——可以依循古人的意思,写出自己有新意的句子来。

引用之法

毛荣富

明乎此,某生在写《从容》一文时,先引用了明人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一语:“天地万物之理,皆始于从容,而卒于急促。”然后,她故意隐去引文,将之改为“日月之行,从容有度;草木生长,兴衰有时。人亦应从容地成长,从容地对待顺逆荣辱和穷达祸福,从容地告别人世。”这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翻译,而是有点创造性的学习和运用。故吾赞之。

清清东江水

杜德萍

家乡江西安远三宝山,丛林叠嶂,云雾缭绕,是香港同胞饮用水东江的源头。老家虎岗村,就在三百山的脚下。村子两旁,是茂密挺拔的竹林;村子的正前方,便是宽阔金黄的稻田。一条清冽甘甜的溪水从三宝山深处蜿蜒而下,静静地

在村子的西头流淌,汇入九曲河,流经广东河源、博罗,最后经过东深供水工程流到香港,成为那里居民的饮用水。清晨,屋檐上炊烟袅袅升起,勤劳的村民们担着桶来这里挑水和洗衣。闷热的正午,这里又成了孩子们嬉戏的好去处,光着身子在溪水里追逐玩耍,弯着腰在石缝里摸鱼捉虾……日落黄昏,荷锄而归的老农牵着水牛,驻足溪畔,悠闲地点燃根烟,目光深邃慈祥。

数百年来,家乡的这条溪用水甜美的乳汁哺育着这里的人们。乡亲们也不忘感恩,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,细心地呵护着。自打记事起,母亲便常常教育我爱护小河,不准往河里扔垃圾,不许砍山里的树木。我六岁那年,隔壁小伙伴对着溪里撒尿,被他母亲发现后,用竹鞭狠狠打了一顿,他便再也不敢随便拉尿了。

香港回归后,村子一下便热闹闻名起来。许多外地的游客,特别是来自香港和广东的游客纷至沓来,到这里寻踪探源和观光览胜。同时,三宝山深处那原始森林的名贵树木,也引来不少外地偷伐者的目光。

村里最早的护林员老龚叔名叫龚隆寿,负责守护三宝山3万余亩山林。老龚叔每天自带干粮巡山。一套迷彩服、一双解放鞋、一个电喇叭,便是全部行头。早上6点多,老龚叔便带上干粮向深山进发。中午饿了,就在山上吃干粮,渴了就捧一把山泉水喝。走了10多公里,走坏了100多双鞋,骑坏了3辆摩托车。在老龚叔的守护下,三百山的公益林区偷盗木材的现象少有发生,且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据县里专家介绍,村子周边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,其中已探明的铅锌保有储量就有3万多吨,瓷土保有储量300多万吨。初步估算,这些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可达60.2亿元。2007年春,一位老板提出投资6000万元,想在村里开采、加工瓷土,被村民们一口拒绝。2009年冬,一家公司意向投入1.2亿元,要在村里附近进行稀土深加工,更是被村民谢绝。

乡亲们倾情呵护东江源头水的事迹传开后,赢得尊重和赞扬,吸引一大批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感恩和回馈。斗转星移,光阴荏苒,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三宝山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。37年如一日的老龚叔,也光荣入选2017年度“中国好人榜”。

今年春节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村民们告诉我,香港国民教育促进会和县里在山上设立了个“饮水思源·香港青少年国民教育基地”,每年将会有大批香港青少年来到,与村里的孩子结对。看着乡亲们兴奋的笑脸,听着潺潺的溪水声,我想,明天一定会更美好!

父亲在他白透了头发之后,离开了

儿时的弄堂住宅是较为简陋的棚户简屋,不少居民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,过着蜗居生活。天气炎热的夏日,更是害虫扰民猖獗的时候,苦不堪言。

在家门口躺在铺板上乘风凉的我,朦胧入睡时,“嗡嗡嗡……”讨厌的蚊子

又在耳边唱起了奏鸣曲。我一个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,手上沾了一摊腥红鲜血。又有一只花脚蚊子叮在我手背的血管上,肚子鼓鼓囊囊的,一看就知道吸了不少血,我立刻捏紧拳头屏住气,蚊子针头的嘴拔不出来了,被我活捉。我用手把它的脚一只只拔掉再拍死,才解了心头之恨。

那时,没有电蚊香、灭蚊拍,也没有止痒水,被蚊子咬出一只只“小不点”后,只能用固本肥皂蘸点水涂在上面止痒。弄堂乘

凉的人们几乎人手一把芭蕉扇,既驱蚊又扇凉。一个夏季,总有四五次是弄堂灭蚊日。里弄小组长会拎着一大瓶“敌敌畏”药水,挨家挨户上门。居民拿出一张旧报纸或几张草纸,小组长用毛笔蘸上“敌敌畏”涂上几笔,收

费一两分钱。到了晚上七点左右,小组长在弄堂里“叫扁”一吹,家家户户便开始熏蚊子了。母亲在这之前把家中的冷饭剩菜全部端到家门口的小台子上,用纱罩罩住,关紧门窗,随后才把涂过“敌敌畏”的纸放在畚箕中,添上少许刨花,拿条湿毛巾捂住鼻子后便点燃了熏纸,迅速逃出屋里。一股呛人的刺鼻浓烟升起,从窗户、门缝中涌出,让我时常咳嗽连连。此时,整个弄堂里的老老少少全坐在了自家门口,是邻居间“茄山河”的时刻。大约半小时左右,大家纷纷打开自家的门窗,用芭蕉扇把未散尽的烟雾扇出家门。电灯一开,地上常有不少被熏死的蚊子、蟑螂、苍蝇和一些飞蛾小虫。当晚,家里虽然还有“敌敌畏”的余味,可睡觉却安稳多了。

还有臭虫,喜欢藏在草席的夹缝处、床铺板的裂缝处,也时常咬得我们身上一只只小红疙瘩,皮肤红肿,痒得挠个不停。用手捏死它,一摊血迹外还有一股腥小的臭味,很是膻心。傍晚,常能看到弄堂里的家庭主妇们抱出一张张草席,卷成圆筒状,用藤拍在草席的上下下猛力拍打。一只只臭虫滚落地上,旁边的自家孩子会上前一只只捏死他。而我呢,怕臭虫脏了手,就把火钳烧红,一只只烫死。有的人家的铺板、床架和桌椅

中藏着不少臭虫,主妇们用缝衣针把虫抠出来摁死,也有的会烧上几铜铤的水,对准铺板、桌椅的缝隙中烧烫。因棕绷床的人家更是烦恼,为灭掉小小的臭虫,全家齐上阵,搬出沉重的棕绷床在家门口,先是开水浇,后是药水涂,一番大进攻,弄得全家人汗流汤汤。我常见母亲把“敌敌畏”加水调匀后,装到一只喷雾罐中,对着床架、铺板、竹椅来个全喷杀,效果奇好。

蟑螂也是弄堂人家的常客。它常常躲在碗橱的角落、橱柜的背面和阴暗潮湿的地方。它会飞会爬,夏日晚饭后,母亲把吃剩

的菜肴放在台子上用纱罩罩住,可它照样无孔不入,稍有缝隙就钻了进去。我时常在乘风凉的时候,手里拿着一只拖鞋,蹑手蹑脚潜回屋里,“啪嗒”一声打开电灯,只见蟑螂在台子上四处逃窜,说时迟,那时快,拖鞋一下子拍了上去,几只蟑螂就被打扁了。母亲也会买回一包包略有香味的蟑螂药,放到碗橱里、台子上、筷子筒边,蟑螂闻香而来,吃得腹胀而寸步难行,被我捉用苍蝇拍一一拍死。

还有几乎爬过家家户户的鼻涕虫,身上淌着不少黏液,喜欢躲在水缸附近潮湿的地方和煤饼洞里,爬过的地方会有湿湿的印迹。我时常会循着印迹找到它的老巢,买来石灰嵌进墙洞和砖缝,来个一网打尽。对付鼻涕虫,只要一把盐。夜里,我会用火钳将捉到的一条条鼻涕虫,放到阴沟洞旁,抓一把盐撒在它们身上,鼻涕虫身体马上紧缩,数分钟内,就化成了黏糊糊的液体。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新手父母面对自己叛逆期的孩子,交警纠正违法司机或路人,新入职教师

碰到“刺头”学生,企业管理层邂逅难缠的员工……最常被怼过来的一句话就是“别人也这样,你怎么不管”。毫不夸张地说,这句颇具驳难性质的话简直成了一块试金石,足以检验出你作为成熟、胜任的管教者的“成色”。

这句火药味颇浓的话杀伤力不小,准备不足的话,轻则你思路卡顿一时语塞,重则面红耳赤下不来台。但稍加分析一下,它并非无懈可击。首先它有转移视线的嫌疑。出错被揪住的明明是他——说这话的人,却偏要拉上几个垫背的,企图换来“法不责众”的空子;其次,它的潜在思维是别人也犯错,我就可以犯错,我向最差的人看齐、跟风,毫无羞耻感上心,且可践踏规则,无视公理。最后,它包含“你有本事去管那个最坏的人”的挑衅,充满对执法者资质和能力的轻蔑。

我们可以针锋相对地作出回应。比如偷贼偷王锁住焦点:我现在看到的是你,我首先对你负责,别人的事有别人去管(或者:管好了你我再去管别人,事情总得一件一件来)。其次来一轮灵魂拷问:别人杀人放火你也去吗?你怎么不向好的人看齐,还有很多做事像你的人,你为什么视而不见?对自己要求这么低吗,你低估了自己。甚或再打套“励志组合拳”:你是懂道理的,跟他们却极有可能是对牛弹琴。最后,警钟长鸣——你知道别人也这样做,后来怎样了吗?他各种悲惨,所以你不要重蹈覆辙。

补充一句,当有人怼你“别人也这样”时千万别立刻调转枪头奔别人去,“扫荡天下拳”非但有可能收获竹篮打水,更容易滑脱了手里的鱼——这是上钩入坑被怼你的人牵着鼻子跑了。作为一名管理者、教育者,他的心脏还是需要有点定力。

中藏着不少臭虫,主妇们用缝衣针把虫抠出来摁死,也有的会烧上几铜铤的水,对准铺板、桌椅的缝隙中烧烫。因棕绷床的人家更是烦恼,为灭掉小小的臭虫,全家齐上阵,搬出沉重的棕绷床在家门口,先是开水浇,后是药水涂,一番大进攻,弄得全家人汗流汤汤。我常见母亲把“敌敌畏”加水调匀后,装到一只喷雾罐中,对着床架、铺板、竹椅来个全喷杀,效果奇好。

蟑螂也是弄堂人家的常客。它常常躲在碗橱的角落、橱柜的背面和阴暗潮湿的地方。它会飞会爬,夏日晚饭后,母亲把吃剩

的菜肴放在台子上用纱罩罩住,可它照样无孔不入,稍有缝隙就钻了进去。我时常在乘风凉的时候,手里拿着一只拖鞋,蹑手蹑脚潜回屋里,“啪嗒”一声打开电灯,只见蟑螂在台子上四处逃窜,说时迟,那时快,拖鞋一下子拍了上去,几只蟑螂就被打扁了。母亲也会买回一包包略有香味的蟑螂药,放到碗橱里、台子上、筷子筒边,蟑螂闻香而来,吃得腹胀而寸步难行,被我捉用苍蝇拍一一拍死。

还有几乎爬过家家户户的鼻涕虫,身上淌着不少黏液,喜欢躲在水缸附近潮湿的地方和煤饼洞里,爬过的地方会有湿湿的印迹。我时常会循着印迹找到它的老巢,买来石灰嵌进墙洞和砖缝,来个一网打尽。对付鼻涕虫,只要一把盐。夜里,我会用火钳将捉到的一条条鼻涕虫,放到阴沟洞旁,抓一把盐撒在它们身上,鼻涕虫身体马上紧缩,数分钟内,就化成了黏糊糊的液体。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夏日小虫记

陈建兴

弄堂旧趣录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

不忘初心

(摄影) 钱政兴

去飞来寺看梅里雪山,却遇云雾缭绕。车行不远,迎来惊喜,雪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,明永冰川也一点点显露,一条冰河从山顶往下漫延,似乎能听到水流的声音。蓝天、白云、积雪、冰川、青黛色的山峰,美得让人惊艳。

因为县里线路改造,村子停电,酒店无法抽取温泉,我先生恋恋不舍,继续前行。下午四点多,我收到一条来自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的短信,四人都有些小兴奋,进藏本是我们下一次出行计划,却一不小心“误入”了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境,可谓意外之喜。

当然是改变计划,一路下山到谷底,到澜沧江边的温泉小村曲孜卡住下。

曲孜卡干净得透明。晚上八点多,天空还很明亮。闲闲说着话,在江边漫步,迎面碰

上几匹高头大马嚼嚼而来,后面有小马驹迈着碎步紧跟。这一路见到的牛、马,都是不系缰绳,没有人牵引,自在的地来去。当地人告诉说牲口都是这样散养,天黑自然知道回栏。

因为县里线路改造,村子停电,酒店无法抽取温泉,我先生恋恋不舍,继续前行。下午四点多,我收到一条来自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的短信,四人都有些小兴奋,进藏本是我们下一次出行计划,却一不小心“误入”了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境,可谓意外之喜。

当然是改变计划,一路下山到谷底,到澜沧江边的温泉小村曲孜卡住下。

曲孜卡干净得透明。晚上八点多,天空还很明亮。闲闲说着话,在江边漫步,迎面碰

荔枝

范若思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七夕会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岭南太温暖,土地太肥沃,长不出姿态清奇的花,却结出灿若云霞的果。

杭州人喜欢梅花下闲坐,四川人喜欢桃花旁玩麻将,广西人喜欢荔枝湾,沿河数里种荔枝,红云缭绕间喝茶美食。当年的小秦淮,历史可以追五代南汉皇家园林,荔枝红透,渔歌唱晚,还诞生过广受欢迎的艇仔粥。

西关大少和荔枝渔歌的历史遗迹已然消散在岭南的暴雨中,但荔枝仍然年年从这一片土地中生长。中原人常感叹,荔枝远生天涯,不近长安。但不近长安,也就不见马嵬悲歌。初夏一天,寻常板车,取出一串荔枝,热烈红色,晶莹白色,就是岭南人。

月亮穿行在白云间,他激动地喊我快看,见我迷糊难醒,便拿出手机拍下月色下的澜沧江,天亮后一脸遗憾地对我说:你又错过了那么好的月色,那月光,真的如流水一般啊。我笑了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自然流出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而老戈习惯早起,凌晨时他在家家夜不闭户的小村里漫步,看到了山脊上斜挂的晨星。

翌日,在晨光中离开曲孜卡,以后不知还能不能再有机会重游。这个悠闭的夜晚,有如穿过窗帘的那缕月光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澈从容照着我们。如此说来,我倒更喜欢将闲写成閒,门有缝而月光可入,透着一份闲看月中月的安宁。



旅游